



爱情是一场命中注定。

当她懵懂无知，清心寡欲之时，

他却已经编织好一张爱情的网，

走近她，与她沉沦。

她清冷淡雅，

却噩梦缠身；

他优雅从容，

却只为她痴迷癫狂。

她因他笑容绽放，

他许她一世安宁。



我是你最后的

孤岛

芭阿柚

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你最后的孤岛 / 芭阿柚著. —北京:线装书局,
2015.5

ISBN 978-7-5120-1799-3

I. ①我… II. ①芭…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2859号

我是你最后的孤岛

作 者: 芭阿柚

责任编辑: 崔建伟 张妍文

装帧设计: 一个人·设计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3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28.80元

目 录

- 第一章 两肋插刀
- 第二章 好像是你
- 第三章 只点她名
- 第四章 不是误会
- 第五章 千树万树
- 第六章 低头不见抬头见
- 第七章 初衷不改
- 第八章 你知我心
- 第九章 心理医生
- 第十章 又见亲戚
- 第十一章 深陷温柔乡
- 第十二章 孤枕难眠
- 第十三章 留有后遗症
- 第十四章 对他而言
- 第十五章 奇怪的她
- 第十六章 以爱之名
- 第十七章 为爱正名
- 第十八章 请藏于心
- 第十九章 冥冥之中
- 第二十章 心畏于火
- 第二十一章 欢乐常在
- 第二十二章 唯愿你好
- 第二十三章 黑暗序曲
- 第二十四章 畏惧之火
- 第二十五章 可惜如果
- 第二十六章 又回起点
- 第二十七章 他们之间
- 第二十八章 各有所思
- 第二十九章 似水似火
- 第三十章 冰山一角
- 第三十一章 你就是她
- 第三十二章 你的影子
- 第三十三章 谢谢你们
- 第三十四章 终须一别
- 第三十五章 有缘再见
- 番外 一世安宁

第一章 两肋插刀

“安桢，给我买一把刀，我要去砍了那个小贱人！”

接到许诺电话时，安桢正在大学校园外的一条林荫街上和某个帅哥上演着邂逅的戏码。她掉了一把钥匙，帅哥捡起来却不肯还给她，硬是要约她一起吃晚饭。

安桢拿开手机对不知名的帅哥说：“请问你知道附近哪里有砍刀卖？”问完下一秒，帅哥双手将钥匙奉上，转身快步离开。见状，安桢才对电话里情绪激动的许诺说，“你在哪？”

“安桢，我被戴了绿帽子。程默言那杀千刀的明明在逛沃尔玛居然骗我在家洗澡，你说在家洗澡怎么还会有妹子和广播的声音？结果他告诉我说他把收音机给带进去了。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砍他？”

“嗯，那你告诉我我需要多大的砍刀？最好是方便我携带的，否则被警察查出来带到派出所还得你花钱保释。”

“安桢，有你这种姐妹，我何愁砍不死那对狗男女啊！”

最后，安桢打的前往许诺的所在地。一路上，安桢都在想许诺和程默言这对刚进大学校园就看对眼的情侣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信念在一起两年还不分手的，程默言是典型的仗着自己是个美男子到处留情的公子哥，而许诺当初就是看中了程默言的脸。那程默言看中了许诺什么？

“唉。”安桢叹气，对着司机师傅说，“左拐停在路口就行。”

下了车的安桢挎着包心里想着怎么劝许诺分手，这个想法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了，因为安桢再也不想当和事佬了！

结果三分钟后，她就看见许诺挽着程默言的手臂恩恩爱爱的从沃尔玛出来了，刚刚那个要砍人的许诺就像是被狗吃了。安桢那时就在想，程默言反正是弄不死了，干脆就先把许诺做掉算了，反正这个人脑子里都是豆腐渣！

“安桢！”许诺冲她兴奋挥手然后小跑过来，拉住安桢的手抱歉地解释说，“我误会默言了，原来那个女孩子是他的表妹，他们一起来给我买礼物的。”

买礼物来沃尔玛，你脑子是被狗啃了么？安桢面不改色地在心里咆哮，随后伸手往包里摸了摸后掏出一把裁剪用的剪刀交给许诺说：“那还用么？这次不用留着下次用好了，下次要是还用不着，你就自我了断吧。”

许诺欲哭无泪地接过剪刀，心里那个颤抖啊，这个安安静静的美人还真的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这时，程默言也走了过来，很是自然的搂过许诺的肩，眼睛看着忽然出现的安桢说：“安桢也在啊，要不一起吃晚饭？”

“不用，我吃饱了。”安桢不客气地拒绝，转身要走的时候又回身对许诺说，“剪刀四十五，给我五十不用找了。”

许诺看着好像真的生气了安桢，连忙抽出一百块对好姐妹说：“不够我把卡也给你，就是得下个月，因为这个月信用卡刷爆了。”

安桢拿过一百块毛爷爷，冷淡的对许诺说了一句：“祝你们白头到老，永不瞑目。”

听到这话，许诺差点给她跪下了。身旁的程默言尴尬地笑笑，同她一起目送安桢离开，很是困惑地问道：“你说你这好姐妹安桢才貌出众也算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了，追的人也不少，怎么还是一个人？”

“就你怎么懂我们安桢大美女的志向，学校的凡夫俗子根本配不上她。”对于好姐妹，许诺始终贯彻着“安桢虐我千百遍，我待安桢如初恋”的宗旨，决不允许别人说她一句坏话。

程默言举手投降，若有所思地说：“一个人久了，嘴巴才这么毒吧？”

“你错了，我家安桢只对我毒舌。你看见没，她从来都没有跟你废话过半句。在她眼里只有两种人。一是认识的，二是不认识的。你，算不认识的。”

“呵呵，你们可真是好姐妹。”程默言再次投降，决心以后不再和许诺谈论安桢半句了，否则心脏会受不了。

这一边，被谈论的安桢连着打了几个哈欠，揉揉鼻子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沃尔玛离学校并不远，选择走回去是因为她一肚子的气想要在快步走的时候发泄，否则等许诺回来没准还会忍不住想揍她。

“该死。”气愤中感觉到胃疼的安桢不自觉地抬手摁住了肚子，居然被许诺气出胃病来了，看来一百块要得太少了。站在道路内侧，安桢看看来往的车子，因为是周末，即使出租车很多，车上载的多半都是小情侣。半路打车，真的是困难重重。

“我要是死在半路上，一定要拉着许诺陪葬！”胃开始绞痛的时候，安桢愤愤地想着。此时，不合时宜的不适让她多少有些心累。嘴里嘟囔着，“还是打 120 吧，在疼得在地上打滚之前，必须有颜面的离开这里。”

忍着痛低头在包里翻手机的时候，感觉到身边有其他人的安桢警觉地抬头，小脸蛋十分的苍白。她刚想开口质问，却不想旁边这个高个子的男生抬手将手背覆在她的额头上，声音低沉充满了磁性，他问：“哪里不舒服？”

安桢诧异，当即后退了一步，与这个陌生人保持了距离。她清澈的眼眸意外地想要捕捉对方的模样。可是怎么说呢，个子太高又逆光，就算是帅哥，此刻脸上也应该打了马赛克，她根本看不清。唯一看清的是他垂在裤缝边指骨分明，修长好看的手。

“胃疼。”他再一次用不惊扰的声音关切地问道，与其说是问倒不如说是在确认。

安桢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又不知是被他声音蛊惑还是怎么了，竟点点头道：“我去医院打下点滴就好。”说着迈开脚步就想离开，哪知被对方一把拉住了手臂，那感觉就像是怕她跑了，这让安桢禁不住想他会不会是个人贩子。

“我送你。”

这种主动让安桢实在是不安，目测这男生和她差不多年纪，这里又是高教园区，想要骗她还真的是易如反掌，更何况是这种虚弱无助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

“你想要劫财的话我身上只有一百块现金还是刚刚剥削来的，但如果你是要劫色的话，那不好意思要命一条。”安桢有种豁出去，大不了同归于尽的悲壮感。

对方愣了一下，然后扑哧一声笑了。但他小心抓着的安桢的手臂却没有松开，还是那副嗓音说：“去医院吧，冷笑话讲得连冷汗都出来了。”

听完这句话的安桢心头涌起一股耻辱感，这是被赤裸裸的嘲笑了。但是下一秒她就差点被反复袭来的强烈疼痛感给弄得昏厥了。

“这女孩怎么了？”随之从路边停着的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皱着眉关切地问，上前看了看。“生病了吗？”

“开车，去医院。”

昏迷前，安桢只听见了这简单的对话。两眼一黑的时候还想着，真是好后悔只从许诺那里拿了一百块钱，早知道……早知道什么？早知道就不应该为朋友两肋插刀，结果害的自己被刀插了两肋，好痛。

许诺，我跟你没完。

等到安桢感觉到手背上微微的刺痛感和丝丝冰凉的时候，她已经在医院了。睁开眼睛看见的是病床边泪眼汪汪的许诺还有皱着眉头的程默言。

“我是死了么，你哭成这样？”安桢气息平缓，语气平静。

许诺抽了纸巾用力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万分愧疚地说：“安桢，我不应该只给你一百块，你一定是因为钱少才气成这样子的，我该死啊！”

老天爷，能不能直接劈个雷下来把许诺这妖孽带走？安桢叹了口气，在程默言的帮助下坐起了身子摆摆手说：“你就算给了我全部家当我也迟早被你气死。”

“呜呜，安桢你别一上来就给人家判死刑嘛，好歹给个死缓嘛。”许诺扯着自己的包包带子，卖笑讨好道。

“帮我把医药费付了吧。”安桢也从来不跟许诺客气，看着瓶子里头剩下最后三分之一了，便自己利索的拔下针头，掀开被子就准备下床了。

许诺连忙阻止说：“有帅哥已经帮你把医药费付了。就是送你来医院的那个人，还用你的手机给我打了电话。你说这男人怎么这么聪明呢？看你的通话记录，知道你刚刚联系的人是我，而我一定就在附近。不过等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护士说他好像有事必须先走。搞得好像你是他老婆似的……”

头疼。安桢摀住太阳穴，穿好鞋，拿起床头的包走过许诺身边，拧着眉头质问：“不是没见到掏钱的人么，你怎么知道他是帅哥？”

对此，程默言也怀疑地看着许诺。许诺一脸无措追上安桢，解释道：“不是啊。他声音超好听的，就是有点冷淡，但就是超有魅力。”

身后程默言一把抓住许诺的胳膊，不悦道：“你不会因为别的男人好听的声音抛弃我吧？”

“程默言，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帮我想想怎么哄安桢好不好？”

“唉，我这男朋友的地位……”

走出医院的安桢心里对那个不知名的男生充满了好奇，她根本没看清对方的长相，可也很意外的也觉得他应该是个帅哥。呵呵，女人对男人的第六感还是出奇的统一啊。来到外面安桢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没等许诺他们就自己先回学校了。想起来，选修课的期中论文还没有写。

出租车刚开走，后面一辆停在不远处的黑色车子，坐在后座的人锐利的目光瞬间柔和隐约着失落。

“宁树，还进去么？”

“不了，去学校吧。”

随后车子往同一个方向行驶。

第二章 好像是你

这天气温还算凑合。自从胃病犯了之后，安桉一直觉得自己身体欠佳，走个路都感觉要飘起来。用许诺的话说就是“你快赶上人家林黛玉了。”对此，安桉单手扶住学校里的柳树，一把抓过许诺，将她缠进了柳树里。

对付起许诺好像连虚弱的安桉都不费吹灰之力。

“你今天想吃什么吗，我让程默言给你买。”中午的时候，许诺又百般讨好的打来电话要主动伺候安桉的饮食起居。

还在图书馆看书的安桉只是觉得胃空空的，却没有半点想吃午饭的意思。于是在电话里小声地拒绝了许诺的好意。毕竟让朋友的男朋友帮忙买饭这件事也实在是让她提不起胃口。

“啊，你说大声一点？我在外面听不见！”

耳朵里充斥着许诺八婆一样的声音，安桉二话不说就把电话掐断了。然后从三楼走廊上往回走时，目光被外面不知道什么吸引，一转头就撞到了人家。

“对不起。”安桉后退了一步道歉。

对方像是一堵坚硬的墙，站在原地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并没有作声。气氛有些古怪，安桉感觉自己被他灼灼的目光看得有些别扭便想先走一步。

可抬头看对方的时候恍惚的好像这场景似曾相识，逆着光，看不清他的五官，只知道有种强烈的压迫感。那种压迫感来自哪里，安桉心里明白，全然是因为他身上冷冽孤傲的气质。这样的人不能惹。

下午进行选修课的时候，安桉挑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从口袋里拿出耳机塞到耳朵上，打开 iPod 听起了音乐。因为长发遮耳，又坐在角落，安桉觉得这必须是最好的伪装，没有之一。

耳朵里即使充斥着音乐声也不可避免地捕捉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比如老师上课的声音，但是这教授不是已经七老八十了么？怎么声音……

“安桉。”

在她抬头好奇地往讲台上望去的时候，目光对上的是讲台上拿着花名册眼神清冷，气质矜贵的年轻男子。他挺拔的个子搭配着西装，简直像是来开时装发布会的。不少女孩子都已经开始纷纷议论这位从天而降的年轻老师，或许只是来代课的老师。

“安桉。”他扬声再次唤了一遍她的名字，目光却早已锁定在了当事人的身上，眼神里有揣摩不透的古怪。

“我在这。”似乎是被两次点名吓到的安桉没有回答“到”，而是像是老熟人一样的举手答道，说完后全班男生女生都扑哧笑了。安桉当时就想扒窗跳楼啊。

年轻“老师”看了她一眼，幽幽启唇，“我知道。”随后不再点名，合上了花名册。面向所有的学生解释道，“这个星期骆教授家里有些事情，我代他上课。初次见面，我是宁树。”

可能是错觉，安桉觉得他好像是看着她做的自我介绍。还有，之前他回答的“我知道”是几个意思？安桉不解，继续看着台上沉着冷静、风度翩翩的宁老师，总觉得这个代课老师的年纪是不是太小了，小到也没比她大几岁。

差距，人家二十好几可以帮教授代课，她却听着二十好几的人给她上课。

“你叫安桉？”旁边的男生开腔搭讪。

“嗯。”

“这位是我们的学长，你知道吧？听说他之前还拒绝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呢，说起来和我们差不了几岁。”临时同桌一下子就八卦起来了。“宁树可是风云学长呢，男人中的战斗机。不知道我能不能像他这么厉害。”

安桉洗耳恭听着，除了证实了这位代课老师果然只有那个年龄外，她对其他事情还真的没什么兴趣。

“在我的课堂上，不允许男生和女生说话。”宁树合上专业书籍，修长的手指滑入裤袋，眼睛淡淡地看向那边聊得起劲的某男和安桉。

男生撇撇嘴低头看书不再言他，安桉略微奇怪的和宁树对视，怎么有种被盯得死死的感觉？她好像没犯什么错误吧，难道之前的教授打了小报告？之前的课堂上，安桉因为许诺一条救命短信直接二话不说从这课堂上飞奔出去，回来之后直接被请进办公室喝了一下午的茶，还连夜写了五千字的检讨书。

检讨书大致的内容就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错就错在上课带了手机还开机不仅开机居然还收到了许诺的短信，不仅如此我还看了短信内容相信了许诺这个披着羊皮的狐狸精的话……”

检讨书没有获得教授的原谅，于是安桉的平时分被扣了一大半。尽管这个学期学分已经攒够，但是通报出来期末挂科的话多少还是难堪的。基于这样的需求，安桉决定安分守己。

台上的宁树静静地讲着书本上的内容，时不时地瞥向那个望着窗外优雅安静的女生。长发垂下遮住了她的脸，可就是那抬手将头发别于耳后的动作令人怦然心动。

偶尔安桉会拿笔记下宁树讲的她感兴趣的内容，看黑板板书的时候才发现宁树的字居然如此苍劲有力，笔锋遒劲。

字如其人，好看。

“呵。”安桉看着自己写下的字也是笑了，写自己的名字又写了宁树的名字。上下排列的时候组合起来刚好是“安宁”、“桉树”这两个词。

真是好名字。

下课后，安桉动作不急不慢，嘴上哼着小调，全然不知宁树已经抱着书站在了她座位出口旁。而周围的同学早已经走光了，再加上这教室下堂课没人用，氛围一下子安静了。

“呃？”安桉挎包转身时被一旁不动声色的宁树吓了一跳，然后马上毕恭毕敬的说了一声，“老师再见。”

宁树没有退让之意，反而伸手撩起她遮住耳朵的长发，看着暴露在外的耳机线，浅浅一笑道：“我的课没有音乐动听。”

窘迫，耳朵被宁树指尖无意间碰到，顿时耳根都红了起来。安桉想着完了，第一天就被代课老师抓住了，敢情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插科打诨。

“在听什么？”他上前微微倾身靠近她，摘下左边的耳机，换了个姿势，背靠着桌沿，将耳机塞进了自己的耳朵里。

安桉震惊，但是看着他居然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只是任由他听完她最爱的一首曲子。几分钟之后，音乐停止了。

宁树将耳机重新戴回到她的耳朵上，转身淡然道：“再见。”

莫名其妙一阵后，安桉觉得自己可耻的脸红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位宁树学长有些不可思议，对她完全没有距离。话说回来，怎么她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传说中的风云人物？是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还是他徒有虚名啊？还真的是半点印象都没有。

理清不清的时候，许诺又正巧打电话进来。在电话里头骄傲地说，“哈哈，是不是很有良心挑你下课的时候打电话？”

“你要是敢在我上课打来，你信不信以后你生的小孩没屁眼？”安桉回应着许诺的话，终于迈开步子离开了教室。

“一人做事一人当，何必母债子还！”

“没什么事，我挂了。”

“别！程默言今天有事，安桉好姐妹你能不能陪我出去逛下，买点生活用品？”

安桉走在校园林荫树下，看着斑驳的树影错杂地落在身上，没由来的心情很好。于是便没有干脆的拒绝许诺，而是说：“我在你眼里存在的利用价值也只有这么点了。”

“好姐妹，么么哒。”

真是有够恶心的，这个女人，但是她同时也是个可爱的女人。安桉笑笑，微风拂过她的脸颊，扬起了她的长发。她才惊觉，头发居然这么长了。

几年前还是短头发的她得到的回头率远没有现在高啊，所以男生果然还是衷情长发姑娘。安桉胡思乱想着，穿过校园那一排的法国梧桐赶去和许诺见面。

三楼导师办公室，有个看起来清冷高个的身影依靠着窗边，修长的手指有节奏的一下一下地敲着窗框，眼睛看着楼下不远处那抹靓丽婉约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梧桐树下，他才收回视线。

“宁树，今天代课的心情怎么样？”骆教授并没有因为家中有事而请假，不过是这位受尽家人宠爱关心的外甥一句话。说什么替他上一节课，感受下当老师的乐趣。天都知道，他对成为老师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

宁树已经脱下西装外套，白色衬衣更显露他的身材，他说：“还可以。”走了几步到舅舅跟前，拿起桌上的一些资料后又说，“班上一位叫安桉的。”

“哦，那个长相俊俏的姑娘。平时成绩都很不错的，听她的指导老师说好像也有意愿要考研究生，现在是大二。不过就是上我的课太不专心了。”骆教授有点小气愤。

宁树想听的不是这些，便也干脆地打断了舅舅的批评和不满，“心情好的话把她的平时分还给她。”话一出，他也觉得自己好多管闲事，但怎么办，他本来对她存有私心。为了她，理直气壮的走下后门也未尝不可，尽管这不是他的风格。

骆教授咦了一声，托了下眼镜。百年奇遇，这骄傲自恃的外甥居然会求他办事，虽然这态度和“求”字丝毫不挂钩。

傍晚时分，陪着许诺消磨了大好时光的安桉有些累了。即便是穿着帆布鞋也能感受到脚底板的胀痛以及小腿的酸痛。可许诺依旧穿着高跟鞋像是不会死的女机器人在五米开外的一家专卖店门口朝她挥手，“赶紧跟上大部队好吗？安桉你体力这么差有没有想过你未来老公怎么办？”

说时迟那时快，安桉已经把手里的属于许小姐的卫生棉朝她脸上砸了过去。

程默言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吃晚饭，三个人一起吃。这种情况安桉反正习以为常，以前还会觉得自己这颗灯泡是不是太亮了，后来渐渐发现人家压根没觉得她是灯泡，就算是灯泡也是不会亮的那种。如此一来，也算是心安理得。

“吃完去唱歌吧，我这里有优惠券。”吃到一半的时候，程默言提议道。其实他主要是征求下许诺好闺蜜安桉的意见，只要三个人在一起说话权力最大的就是安大美女了。

“没兴趣。”安桉实话实说。

许诺瞪了一眼程默言，这男朋友怎么这么久了都没办法抓住安桉的致命点。收拾安桉就放着她来好吗？“这家新入驻广场的KTV有很舒服的沙发，专门拿来睡觉用的。要不要去试试？”

对付安桉只要一招，那就是休息。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可以睡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安桉的皮肤永远和婴儿的一样柔嫩光滑。

“对对对，去试试吧。”程默言也赶紧一唱一和起来。

安桉低头半晌，那纸巾擦擦嘴，无奈道：“好吧。那你们不要唱歌吵到我睡觉。”

“.....”

被诱拐进KTV的安桉在见到包厢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并且推开里面真的放置着一张浅棕色真皮沙发的时候，她顿时觉得世界变更好了。

躺下就睡的安桉后来根本不知道许诺把全寝室的妹子都给叫过来了，当然她也不知道程默言把他寝室哥们也叫过来的事实。要不是两房间隔音效果还算可以，安桉没准现在就会冲出去掐死正在唱《死了都要爱》的家伙。

“安大美女在睡觉？”程默言寝室有个男同学一直很中意安桢，三番两次对安桢进行暗示也都无视了。这不，也不知道今天算不算是个机会。

程默言坐在沙发上，一手揽着许诺，一手给她递好吃的。然后才压低声音对他说：“还在想着安桢啊。别费劲了，人家现在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学习，学完之后休息。你根本不是她的菜，她非但不会吃还会掏出钱来给你对你说‘请自便’。”

“这么狠？”

“比这更狠。”程默言示意性地拍拍他的肩膀。

本以为可以睡到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的安桢终于被程默言和许诺合唱的一首《郎的诱惑》给恶心醒了。她挣扎的从那柔软的沙发上爬起来，往后撩了下头发，难受着眨眨眼睛。

小房间的门啪的一声打开后，歌声戛然而止，全场肃静，当然都是被吓的。

“我去洗手间。”安桢魂还没从梦里醒来，幽幽地从大屏幕前走过。

许诺哈腰点头恭送道：“请慢走。”

然后等到安桢出门，里面就立马响起许诺娇嗔的“啊哈。”简直是能把人胃里的隔夜饭都给逼吐出来。

“哎哟，你说我们怎么这么有缘，这个学期又被分到了同一个宿舍。”葛俊同学打开一瓶啤酒想要和喝着饮料的宁树干杯，顺便对其他男生介绍道。“我跟你们说，我们宁大少爷可是一等一的高手，除了生孩子不会，其他无师自通。”

旁边同寝室的人被说得恨不能起立鼓掌，唯有宁树始终保持云淡风轻的态度。这份自持的冷傲虽然张扬，但却被他很好地控制住了。想来也是个不愿意得到别人过分关注的人。

“点首《单身情歌》好吗？”男生包厢里，有人突然提议道，于是大家都莫名的兴奋起来。

里面热火朝天，宁树便出来透口气。站在走廊上，一眼看见拐角处翩翩而来的安桢。这世上，有太多相遇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对不起。”安桢觉得自己一整天下来好像说了好多个对不起、不好意思了。怎么最近走路都没长眼睛么，总是撞到别人怀里？

“喝酒了么？”见对方脸泛红，走路有些不稳，就连头发也显得凌乱。宁树隐隐地皱起了眉头。

安桢听着这低沉又沉稳的嗓音，心一动抬头竟又是宁树。唉，为什么要用“又”？她不好意思的撩了下头发说：“没有喝酒。”

可宁树却在双手插裤袋的情况下俯身凑近她，停留在离她鼻尖几厘米的地方轻轻嗅了一下后，说：“嗯，那就好。”

来来往往的人偷笑着从他们身边快速走过，换了谁都会艳羡这样子姿势暧昧的俊男美女。安桢顿感眼前一黑，差点被他的突然袭击惊得腿软，站不住脚。好在宁树眼疾手快扶了她一把才不至于出糗。

“呃，你怎么在这儿？”安桢不知怎么的就抛弃了他老师这个身份，再次熟络地问道。宁树倒也只是浅笑着回答：“寝室聚会。”

“所以，你也还是学生吧？”

“是。”

“哦。”安桢问完之后两个人忽然没话了。

沉吟了一会儿，宁树说：“早点回去。”安桢也还是乖巧地应答。

回去之后，安桢想着他抓着自己手臂，那种感觉似曾相识，好像是他又好像不是他。那次送她去医院又好心付了医药费的人究竟是谁？宁树身上那种冷漠气质和那天见到的人如出一辙。可是人海茫茫，或许只是相似罢了。

第三章 只点她名

这个星期忽而变得漫长起来，安桉一开始不太明白这其中的缘由。直到星期四那天晚上，她再次上宁树的课。

“安桉。”讲台上的他依旧沉稳，念她名字的时候嗓音显得特别低沉有力。安桉每次都会没由来的觉得自己的名字在他嘴里似乎成了一道咒语，让她鬼使神差的注意起了他。

点完安桉的名字后，宁树就立马进入了正题。自从第一次代课之后，来上课的学生明显多了起来，一半以上都是冲着被冠以“南川最帅”的宁树来的。所以他其实不用点名，光看看就知道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多出来的。

但是他每次都坚持点名。

“宁树师兄好像每次点完你的名字就不接着往下点名了，你是终结者么？”临时同桌还是第一次和他搭讪的那个男同学，因为所有人每次选位置都会青睐于第一次选的座位，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这个男生还是选择了坐在安桉旁边。当然首要原因还是出于对安桉美貌的一种倾慕。

安桉现在学乖了，没有再听歌。听了男生的话，她莞尔一笑道：“可能他觉得我都到了的话，其他人就都应该到了吧。”

男生偏着脑袋，不可思议地反问了一句：“那他为什么接连两堂课都只点了你一个人的名字？你是不是哪里得罪宁树师兄了？”

只点了她一个人的名字？这样的话让安桉心跳漏了两拍，她确实是没注意到宁树在点完她的名字后还有没有点其他人的名字。但是按照一般常理来说，他是应该接着点名的，所以她也并没有在意。

“安桉？”男生再度轻声唤了一下她的名字，这名字因为叠音，每次念出来似乎都很亲昵，感觉叫她名字都会让人不好意思。

安桉有些慌乱的将视线从宁树挽着袖口的手臂上移开，略微尴尬地冲那个男生摇摇头说了声：“不知道呢。”

事实上安桉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什么了，但对于旁边男生而言，“不知道”这个答案也是个可以接受的答案。因为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宁树独独只点了她一个人的名字。

讲台上宁树还是风轻云淡地上着课，偶尔下了讲台走到学生中间会不动声色地看一眼安桉，确认她没有被其他事情干扰后又重新走回到讲台上。天知道，每当他走到学生中间，那手机拍照的按键音有多么的清脆。

“偷拍照片的各位走夜路请小心。”下课后，宁树不轻不重地告诫了一句，让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教室的同学都嘿嘿地笑了。

谁管那么多，帅哥照片都到手了，走夜路鬼要是来了可以把照片给鬼看啊，谁都保不准遇上的可能是色鬼呢。

安桉随着下课人流走出教室，期间没有敢看宁树一眼，因为临时同桌那句“只点你的名字”的话像是烙印深深印在了她的脑子里。虽然不想去承认什么，但是没办法控制，有点想入非非。

下了课已经是晚上八点十分了，安桉走出教学楼来到图书馆前，想要拨通许诺的电话，叮嘱在外享受二人世界的她别忘记帮她带饭。可是刚有这个想法，手机屏幕却亮了起来，是个陌生号码。

“喂？”

“站在那里等我两分钟。”

“哦。”

只说了两个字的安桉站在原地望着屏幕上的电话号码，犹豫了三秒后将其存入了新联系人的行列中，署名就是宁树。

“真是要死了，我居然在听见他‘嗯’了一声之后就知道他是谁了。”拿着手机有些觉得自己反常的安桉在心里抗议着自己这份反常。

但是，她安慰自己也没准只是因为宁树的声音辨识度太高。

安桉就站在图书馆正中央的那条线上，无趣地打量着过往的行人。两分钟，是这么难熬的么？

“走吧。”耳边忽而有声音传来，似是夹着低低的笑意。这会儿宁树换下了西装，即便是休闲装束也显得英俊挺拔，那稍稍抿嘴带笑的样子真的是好看。

安桉望着欲走的宁树，犹豫地问：“我们要去哪儿？”

“吃饭。”宁树望着她，眼眸清亮。

安桉一时被蛊惑，跟着他走的时候嘀咕了一句：“被同学看见，以为我贿赂代课老师以求别再扣平时分呢。”

“你不需要贿赂我。”宁树和她并肩走着，绕过操场从学校南门走了出去。“你想要什么直说就可以。”

听到宁树这样说，安桉觉得自己抛出来的话题很尴尬。说到底他也只是空降而来给他们上几堂课就走的人，根本不算老师，说什么贿赂的。唉，安桉你真的是够了。

有些懊恼地想了以后，安桉决定闭嘴。

南门这一条街就像是闹市区，宁树本不喜欢这样不清净的环境。但毕竟第一次邀她吃饭，去太远的地方也怕她会生疑，以为文质彬彬的他也是禽兽。

“想吃什么？”宁树问她的时候，轻轻抓住了她的手腕。因为正好要走到街对面去，就对她小心翼翼起来。

又是这样的动作，安桉吃了一惊，却也任由他带着自己过马路。她一向对吃的没什么多大讲究，环顾了一下后说，“那边的炒菜不错。”

“嗯，好。”宁树没有意见，同她往右手边那家小饭店走去。走了几步后，宁树开口问道，“胃还会经常疼么？”

“老毛病了，不会经常疼，除非被气的……”说着说着，安桉的分贝就降低了，她有些赧然，宁树是怎么知道她有胃病的？

宁树点点头说：“我爷爷是医生，我可以带你去他那里看看。”

“不、不用了。”与其说是去看病，不如说是去见家长。安桉无论如何都是不会答应的，所以他莫名其妙地在说什么？

“嗯，以后要是疼了就打电话给我。”宁树倒也没有多加强求，走进小饭店之后先照顾安桉让她坐下，自己则走向了柜台那边。

安桉坐下没一会儿，就见宁树拿着一杯酸奶朝她走了过来。坐下了之后，他把酸奶放到了安桉的跟前，看着她说：“喝了。”语气柔柔的，就像是在哄生病的孩子。

受宠若惊的安桉便在他的注视下喝完了一杯酸奶，喝完后还称赞说：“唔，这个味道还不赖。”

宁树见她的模样，低笑了一下后抬手轻轻拭去了她残留在唇边的酸奶。这个举动顿时让安桉六神无主，长这么大她还从来没有让男生这样子接触过她。正想着要怎么化解内心的躁动，服务员就拿着菜单过来问他们要点些什么。

似乎是对这里的菜色很熟悉，宁树很快就点好了。在点的时候都充分顾及了安桉的身体状况，什么油不要太多，辣椒少放点，这让安桉觉得自己完全成了病号。

“你好像很熟悉这里。”等上菜的时候，安桉问了句。

宁树喝了口水，润润喉说：“和舅舅一起来过几次。”说完停顿了下，感觉有必要补充一句，“骆教授就是我舅舅。”

一点都不觉得惊讶。才怪！安桉干笑道：“我说呢，怎么教授的课会突然找一个研究生来

上。原来你也是‘靠关系’的呀。”这话足够俏皮了吧，安桢不安的自我肯定。

宁树依旧看着她，声音淡然：“为了让某个人对我印象深刻，靠关系那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嗯，我承认。”

承认什么？承认他靠关系上几堂课只是为了让某个人对他印象深刻？那“某个人”岂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安桢没有再接着往下问，尽管她对他口里的某个人有些在意。

这时候，旁边桌的两三个已经吃完饭站起身的女生忽然有些激烈的交头接耳起来。安桢不用回头看都知道她们是在议论宁树。看样子，和过于显眼的人出来吃饭也是种负担。

“宁树，真的是你啊。”一位长发及腰，打扮得漂亮的女生有些喜出望外地来到他们桌前，目不转睛地看着宁树。“平常在学校都没看见你几次，怎么会在这里吃饭？”

宁树先是看了眼安桢，却不想她压根没什么反应。于是介绍道，“大学同学，一个系的。她是安桢。”

这么说来，还是学姐咯？安桢便笑着说：“你好。”

“你好，我是魏潇潇。”这位学姐眉眼带笑地打量着安桢，忍不住调侃道，“安桢是小学妹吧？”

呵呵，也没有那么小。安桢只是笑着点点头。

服务员接二连三的把菜端了上来，宁树替安桢拆开筷子放在碗边，然后抬眼看了下魏潇潇，语气波澜不惊，“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要用餐了。”

“好吧，那不打扰你们了。用餐愉快。”魏潇潇非常知趣地走了，临走前还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安桢。

安桢明白那眼神的意思，便转而好笑地对宁树说：“她刚刚走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像是在说‘小姑娘，有你的’。”

在这个问题上宁树显然不愿意表现过多地在意，只是格外一心一意地照顾她吃饭。边注视着她边叮嘱道：“以后早中餐都要按时吃。”

好吧。这边不愿意别人多管闲事，另一边他自己又倒是管起了别人的事来，安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等到两个人吃完饭已经九点四十几分了。

宁树绅士的送她到宿舍楼下，安桢看着他，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心底的疑惑，“你上课为什么只点我的名字，是骆教授交代的么？”

“个人意愿，和骆教授无关。”

草草几个字就把安桢给打发了，揣摩人家的话可不是她的强项。尤其还得咬文嚼字，简直容易掉头发。

“再见。”如此，安桢便低声说了句转身就上楼了。

宁树注视着她的背影，直至看不见了才嘴角露出一抹笑，“晚安。”

第四章 不是误会

早上七八点，上午没有课的安桢还在做着美梦，却被许诺活生生的给叫醒了。为了叫醒安桢，许诺无所不用其极。就连给脚底板挠痒痒这种酷刑都使上了，明知道睡不醒的安桢是低血压魔鬼，还总是这样不辞辛苦的去找死。

“别……”后面的话压根还没喊出来，许诺就被安桢扔过来的枕头给砸中了脸。安桢每次拿触手可及的玩意打她的时候总是能百发百中。

这曾经让许诺不解，有这实力应该去参加奥运会啊。随后安桢面无表情地问，“什么项目？”，许诺曰，“砸铁饼。”

安桢大怒：“那是扔铁饼！”随后又狠狠地虐了一把许诺，吓得许诺有段时间内都不敢提有关“饼”字的东西。

许诺讪笑着抱着她的枕头，站在她的床沿看着背朝着她十分恼火的安桢轻声细语地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帅哥叫宁树？我一直想见来着。我还听说他无缘无故当了我们的选修课的讲师呢！”

“……So？”幽怨的声音从被窝里缓缓地传出来，要不是听到和宁树有关，安桢连“so”都懒得发出声。

“So,这种大事你为什么没有和我说起过？我们曾经的海誓山盟、天崩地裂你都忘了么？说好山无棱天地合也要一起看帅哥的！这些你都忘了么？！”

大清早就这么琼瑶阿姨式的悲愤让安桢混沌的脑子里顿时盘旋着各种“你怎么这么无理取闹啊”的台词。最后连赖床的兴致都没有了，安桢掀开被子直挺挺地坐起，撩了把头发闷声闷气道，“你要干什么？”

见安桢终于给出了反应，许诺顿时来了兴致，她索性坐在安桢的床边说：“别人给我的情报，他九点三十分在A幢教学楼三楼302室有课，我们可以进去旁听一下。”

“不去。”说完，安桢一头又栽进了被窝里。干吗要去？莫名其妙得被拉去和他一起吃了顿晚饭，现在就又偷偷摸摸地跑去他上课的地方，这不是尾随跟踪是什么？如此变态的行径，她才不要和许诺这厮同流合污。

宿舍里其他几个好姐妹都正巧上午有课，万不得已许诺也不会冒这个险来找安桢。但事已至此哪有回头路可走。于是许诺冷哼着离开她的床，双手交叠在胸前，语气里充满了邪恶，“我一个人去的话，上课举手发言就说我是南川大学的一枝花，我叫安桢。”

四十五分钟后，安桢穿着一件米色连帽衫，长发披肩，用手挡脸的同许诺走进了302教室，找了个后排最不起眼的位置坐下。

“呼，一直趴着就没事了吧？”安桢自我安慰道。

安慰不过五秒钟，身旁的许诺就立马摇着她的手臂，兴奋地大声说道：“快看快看！一定是走在最前面那个帅哥，长得可真的是好看啊。简直就像是天上的太阳！”

安桢稍稍抬起脸，小心翼翼地往前面看了一眼，确实是有几个男生。但不知道是不是许诺的声音过于豪放被听见了还是怎么了，有那么一瞬间她好像和特意看过来的宁树对视了。哎，装傻充愣不过三秒，立马被识破了。

差不多都坐下以后，葛俊冲宁树呦呼了一声，“才刚回来没多久呢，爱慕者立马找来了。你说你是怎么保持光鲜亮丽、迷人眨眼的形象这么多年的？”

宁树低声笑笑说：“靠脸吧。”

葛俊表示这个答案真的是嘲笑人于无形，拿出手机照了会儿自己的脸问：“其实我也算帅哥吧？”

“算。”宁树居然好脾气的回应了，“你算哥。”

果然，只是哥，没有帅！葛俊捶桌大哭。这边宁树又抬眼看了那边几乎想把自己藏起来的安桢，见她背对着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只有她旁边的女生一直在激动着和她说话。

后悔自己居然屈服于许诺淫威之下的安桢尽量把自己伪装成只是来打酱油的学生，索性把帽子盖上了头。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却震动了一下。

“很高兴你来找我。”

高兴你舅舅！安桢看着宁树发来的短信顿时羞得无地自容，但手指却冷静的回复他一句，“是别人拉我来的。”

刚发送成功，立马又收到了回复。他说：“不是自愿我也高兴。”

“有什么事是能让你不高兴的么？”发个短信安桢都有挫败感。

“你坐过来，我告诉你。”

“……”通过这几条短信，安桢确定了一点，宁树不是看起来不好惹，而是本来就不好惹！鬼才要坐过去！

手机没有再响动，宁树也只是一笑。

“啧啧，真帅！早知道我就多等一会儿！要不然就钓到金龟婿了！”许诺捶胸顿足压低声音在追悔莫及。

安桢依旧手托着脸，心不在焉得说道：“果然你喜欢程默言不过就是为了他那张脸。现在看见了更好的，就想换了么？”

“程默言可是我正房！不过，像宁大帅哥这样的极品，我愿意再添一个正房！”许诺挑着眉咧着嘴巴笑。

安桢捏着鼻梁表示很担忧，许诺和程默言之间好像是随时都可能玩儿完的关系，并不是说两个人不相爱，而是觉得他们两个有点游戏人生的意味，尤其是许诺。

讲台上的老师在说些什么，安桢还真的听不大懂。这宁树读研究生，到底是读什么专业的研究生？为什么上面在讲性障碍？安桢眼眯成一条线，不忍直视。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和人的精神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他把人的动机归纳为饿、渴、睡、性等，其中性欲占主导地位。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稳定的家庭，夫妻间的性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人类的需求真的是好深奥又好直白。这课上得让安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随后她小心翼翼地瞥了眼宁树，侧着脸的他下颌线好性感！

“这位同学，你觉得以上这个案例有着恋童癖行为的已婚中年男子的问题出在哪里？”

谁？哪位同学？安桢愣住，东张西望了一下随后确定自己就是老师嘴里的“同学”后，厚着脸皮站了起来，懵懵懂懂且小声问了一句，“是因为，没有得到性满足？”

全班顿时低笑，这位美女还真的是胆大心细啊。一旁的许诺也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在桌子底下暗暗地使劲给她鼓掌。只有安桢自己明白，如果现在有根绳子，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吊死。

老师也有些好笑道：“上课记得带书啊。”

就这样被老师默默惩罚了一下的安桢顿时心力交瘁，本以为这个话题可以翻页了，却没想到宁树这时却突然开口说道：“恋童癖是性欲倒错的一种。案例中的男子所具有的上述这些幻想、渴望和行为都在临床上产生了明显的痛苦烦恼。结合激发因素，这与他不当的性发泄习惯的养成有关。再分析得知其青少年时期的社交发展不完善，并很晚才发展出适当的性关系。这些都是恋童癖产生的因素。”

这才是令人情不自禁要鼓掌的说辞啊。听着宁树条理清晰的分析，安桢觉得他实在是适合当老师，逻辑清楚且引人深思。就算是这么羞人的理论知识也说得面不改色，还面面俱到啊，他简直是神级的人物。

葛俊倒是有些讶异，宁树显然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这会儿突然感觉他欲望强烈地想要露一手是怎么回事？还有，那个漂亮的女生好像以前没见过嘛，什么时候他们心理学专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加盟了？

“虽然她讲得不算错，但是书没带就是她的错了。”最后，宁树的一句话差点没让安桢当场出走。

老师笑着看自己的得意门生对他的分析深感满意。但毕竟是过来人，好像察觉到了宁树和安桢之间有什么，便故意问道：“这位女同学好像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吧，听着我们讲的有关于《变态心理学》的内容，脸都阵阵红起来了。”

丢脸丢得如此光明正大，安桢也准备豁出去了，反正她本来就不是来上课的，根本没在怕什么。

“老师你说对了。”宁树又抢过来回答，顿了顿后轻咳一声道，“如果她不介意，我可以说是来找我的。”然后全班一阵哗然。

苍天啊，大地啊，我介意啊！但是这个节骨眼上，还有说介意的余地么？安桢尴尬地撩了下头发低头，然后斜视许诺，压低声音欲哭无泪道：“这次你要是不报销我三个月的生活费，我就告诉程默言你想立侧室！”

“我包了！”许诺拍着胸脯，大义凛然。然后又笑嘻嘻地说，“人家宁树还帮你了啊，你不觉得这次物超所值吗？话说，你们认识吗？”

安桢捂脸，感觉以后碰见心理系的都要绕道走了。她喃喃自语，“上课点名点了好几次，说不认识那也是假的。”

“他好像在看你。”许诺小声地说，还不断扯着她的衣角。

安桢这会怎么敢抬起头来，只能趴在那里给宁树发了一条短信：“千万别说你认识我。”

收到短信的宁树笑了笑，只是回复了一条：“只是给你上了几堂课又约你一起吃了个饭。确实不认识。”

“下课后我想去看下心理医生。”安桢面无表情的对许诺说。这下子完全被宁树折磨出精神疾病来了。

老师正常的上这课，想着没准是喜欢宁树的女孩子，也就不再深究了。本来宁树这小子一直都是焦点，只要他在的课基本上都是满座。

后来安桢一直坚持到下课还能听见有人在窃窃私语，议论着她和宁树之间的关系。大致上都把她当成了喜欢宁树甚至潜入他的课堂的丧心病狂的小学妹。对此，安桢不予理会，因为反正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还会被分分钟冠上“宁树追随者”的头衔。

宁树本想暂时不要去打扰安桢，这会儿她心里肯定已经把他大卸八块了。但是葛俊却有些激动地上前在教学楼外的花坛边拦住了安桢和许诺。这下子，宁树也高兴了，不是他非要得寸进尺，而是总有人给他创造了机会。

“你是哪个系的啊？”葛俊一来就问，“回答问题挺会学以致用用的嘛。”

安桢瞥了眼他手里拿的书，看见了他的名字，满腹狐疑地问了一句：“你叫葛优？”

“葛俊！这是俊字，不是优！”

葛俊的大嗓门吓了安桢一跳，宁树见状上前按住葛俊的肩膀看着她说：“同个寝室的，见怪不怪就行了。”

一旁的许诺早已哈哈大笑不止，指着葛俊说：“谁让你写草书，还姓葛？葛大爷是我偶像你晓得不？”

“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安桢有些不好意思，转身要走。

宁树上前，拉住她，语气轻缓，“一起。”

安桢不好推辞也就随他走在自己身边，他倒是镇定自若，毫不介意别人的目光。安桢在上课的时候就已经坐如针毡，这会儿和他走一起就感觉四面楚歌。

后头看着安桢和宁树的许诺和葛俊有些自讨没趣，许诺顺便八卦了一句，“这宁树学长有女朋友了么？”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葛俊耸肩，“你别看他云淡风轻，好像没有邪念。我断定他

对女人一定相当挑剔。”

“嗯，我们家安桢倒也是经得起挑剔。”许诺点点头，后来看看时间，大叫一声“不好”，边跑边对葛俊说，“下次聊啊，我去和男朋友吃饭了！”

什么？居然有男朋友了？葛俊大惊失色，南川大学的女孩子是都名花有主了么？不过那个安桢看起来就像是单身，人长得也漂亮。不过，应该也没戏了。这么想着的葛俊悻悻地走在了孤独的雨花石小路上。

“那个，我真的是被朋友拉去上课的。”路上安桢仍旧执着于自愿与非自愿的问题上。

宁树看着前方“嗯”了一声，“下回要是还想来旁听，我可以先给你留个位置，书也可以分给你看。”

安桢瞬间黑脸。所以这个宁树到底有没有听她说话？都说了是被强迫的，怎么可能还有下次？

“安桢，你男朋友啊？”这个时候，同样也下课了的寝室其他姐妹都聚集在了这条路上。见到安桢和男的走在一起，立马发现了新大陆。“哇，哪里来的男朋友这么帅？”

木木在见到宁树本尊之后顿时傻了眼，这男的难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帅得简直不给其他同胞留条活路啊。

站在一边算是平静的小萍急忙拉了一下木木说：“不要打扰人家俊男美女约会，难得寝室里又有一个要脱单的，你我要加油啊！”

说到底表面的风平浪静有什么用啊？那些女人心里一定是在嘶吼：什么，连安桢这样冷冰冰的女人都有男人了？为什么我们这种人见人爱的还在和同性一起吃午饭啊？！

“不是，你们误会了……”误会什么的，喊出口都像是缥缈的云烟。安桢瞪了宁树一眼，埋怨道，“都怪你，她们都误会了。”

宁树心情好得很，笑着说：“你要是觉得不公平，我带你去我的宿舍让我的同学也误会一下。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误会。”

安桢听着他的话，脸颊微红，反正斗是斗不过他了，不如跑吧。“那个，我放在宿舍还有好多衣服没有洗，我先走了。再见。”

又是一个再见，宁树哑然失笑，站在原地。葛俊追了上来，打量着他问，“怎么，被甩了？那个女孩子不会也有男朋友了吧？”

宁树神色一敛道：“很快就有了。”